

❖ 岁月回眸

犹记当年高考时

彭启森

高中毕业后，我在大队农科队干了一年制种杂交水稻、烧石灰以及栽种辣椒、花生、大豆等农活。第二年，我来到黄桥公社农科站，在赧水河畔晒龙滩上一个叫白沙洲的地方劳动。那年，从广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喜讯时，我正在白沙洲上筑堤垦荒。江面上正刮着冷冽的寒风，我心里却感到暖烘烘的，产生了一种想去搏一搏的强烈愿望。头痛的是手中连一点像样的资料都没有，筑堤垦荒的活又累又苦，匆促上阵，自然没戏。

第二年我接着考。白沙洲离黄桥公社三狮中学不远。得知我在龙潭读初中时的班主任张芙蓉老师已调来这里，于是我利用中午歇工的间隙找到张老师。她招呼我落座后，递过来一钵刚从学校食堂端来、热腾腾的饭菜。她知道我们每天只吃早晚两顿饭，也知道我去年的考试情况，在我吃饭的时候，她已翻箱倒柜替我找到了一本厚厚的复习资料。这是她当年参加高考用过的，书里政、语、数、英、理、化、史、地等内容齐全。她知道我的饭量，问我还要不要。我哪里还能要？她已将她的中饭无私地给了她的学生……我千恩万谢，拜别张老师。之后，我每天在艰

难劳作之余，如饥似渴地啃读这些宝贵资料。

那时，我真的惊异于自己的好记性。一天大清早，我跑到在龙潭中学教书的老乡阙家康老师那里借化学课本。沿河返回时，我踏着湘黔古道的青石板路，望一眼江畔风景，看一眼书中文字，口中反复念叨：“一价钾钠氯氢银，二价氧镁钙钡锌……”走到白沙洲工地时，元素周期表已被我背得滚瓜烂熟。

后来，公社文教办组织将我们这此第一年参考未被录取的人员，集中到三狮中学一起复习了一段时间。这里有专门教室，有明亮的日光灯，有专门的老师释难解惑、集中辅导。由于我学习过于专注，竟然忘记高考报名。那天我拿着本书边走边看，差点与周合元校长碰个满怀。他怔了下，转而问我报名了么？我说还没到时间呀！“真是个书呆子，高考报名都截止了……”于是他急急忙忙找到公社文教办主任，一起打电话到县教育局，说是工作人员疏忽把一考生名字落下了，想方设法终于给我补报上。

我家在隆回、洞口、武冈三地交界的山乡农村，离镇上考点远。第一年考

试时，我住在远方堂伯家。第二次考试时，我住排上村高中同学张治新家，离考点不足一公里。他一家人对我特别好。他爸是“抗美援朝”时的机枪手。他妈妈总是亲热地喊我“毛毛毛毛”，吃饭时把最好的菜夹给我。从小我有爱蹬被子的陋习，晚上她好几次替我掖好被角。这一年我顺利考上了，领到录取通知书后，还特地跑到她家住了两晚。

我还记得，拿到录取通知书时，走在刚竣工通车的黄桥大桥上，眼前仿佛飞舞着万道彩虹。走过大桥，在制鞋厂转弯处，我低着头只顾高兴，差点撞上一辆军车。“小伙子，要抬头看路！”车上人提醒我。他的笑脸和和他衣服上闪光的红星，以及制鞋厂墙体上的红体大字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，让我至今难忘。

一个人总爱记起年轻时的事情，这是变老的开始。我常常想，我们这一代人能碰上高考恢复，亲历高考并能榜上有名，何其有幸。感谢高考，感谢高考路上一路帮扶、关爱过我的知名与不知名的恩人……

（彭启森，洞口人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每当春暖花开、云淡风轻的日子，我便会去公园或河堤上散步闲坐。抬头看见天上飘着的风筝，低头看见地上牵着绳线的孩子，心里就暖洋洋的。这时候我就想起清代诗人高鼎的《村居》一诗：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你看看，古时候的孩子多自在，放学回家，天色还不晚，不是忙着写作业，而是趁着春风、捉着风筝往野地里跑。一路跑，一路笑，风筝高高飘在天上。无忧无虑，开心快乐，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。可再看看现在的孩子，我们这些老人看在眼里，确实有些心疼。

如今的孩子，真的很忙，很辛苦。天不亮就要起床，手里端着水杯，嘴里咬着包子，背上背着沉甸甸的书包，匆匆忙忙赶去上学，一整天坐在教室里听课、做题。放学回到家里，又是一大摞作业，写到夜深，一刻也不得空闲。好不容易熬到周末，各类辅导班、兴趣班安排得满满当当。孩子从早忙到晚，从周一忙到周末，几乎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玩耍的时间。

我也当过父母，完全理解家长和老师的苦心。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学点知识，多掌握一些本领，将来有出息、有出路？这份心情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可大家越是盼望孩子早早成才，越是心急如焚，就越容易忽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：孩子终究是孩子，爱玩、爱闹、爱跑、爱自由，这是小孩子的天性。我们小时候条件艰苦，没有五花八门的教辅资料，没有精致的玩具，可我们的童年很快乐，放学放下书，就去地里看牛打猪草，和小伙伴撒欢奔跑打水漂。有时候削几根竹篾，糊个小风筝，迎着风跑，简简单单就能开心一整天。尽管世界千变万化，但孩子的天性还是一样的。

❖ 思想者营地

杜甫原来是这样的——读刘鲁颂《杜甫的船》

黄三畅

读完邵阳市文联原主席鲁之洛之子刘鲁颂的著作《杜甫的船——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》（北京三联书店2026年4月出版），我心目中杜甫的形象基本被颠覆了。

《杜甫的船》以杜甫一千多首诗为依据，穿插叙述了杜甫的一生经历，让我们全方位地了解了诗圣的日常生活、诗歌成就和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。

之前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杜甫是一个穷困潦倒、瘦骨伶仃、衣衫褴褛的读书人形象。《杜甫的船》告诉我们，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。杜甫大部分时间并不贫困，甚至生活水准还相当高。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的那座草堂，具有相当大的规模，除屋上盖的草在狂风大作时会被掀开一些，其基础结构是结实的。他在那里还拥有一座规模庞大的庄园，庄园里仅竹林就有上百亩。

杜甫一家离开成都时，打造的一艘船更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那艘俗称“并舟”的宽大的帆船，保守估计，长有二十米以上，宽超过六米，船身有彩绘，船首两侧画着彩色的鸂鶒图。这艘船的价格，低估接近一千缗。一千缗是什么概念？以白居易为例，他任杭州刺史时，年薪是两千缗。

再来看杜甫一家离开成都后一路上的情况。

他们的船在长江上走走停停，到达夔州后就停顿下来。杜甫在渔复浦或是租或是买了一座屋，全家人安置下来后，就搞生产生活投资。因为杜甫人缘好，投资范围迅速扩展，自然得益不少。这一段时期，他拥有的土地和庄园遍布夔州各处。在鱼复浦，他拥有一个很大的园圃，不仅种了大量的瓜果、蔬菜，还养了上百只乌鸡，也为此专门建了一条长达数里引水系统来保障供水。在瀼西，他拥有一座有着上千棵果树的果园，此外还有大片麦田。在东屯，他也占有大片稻田。可以想见，他家应该雇请了一定数量的长工和短工。当然，他自己也下田劳作，还采药卖药。

老话讲得好，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。读书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弓弦拉得太紧，迟早要绷断。人长期处于紧绷状态，必然心生疲惫，产生抵触。现在，太多孩子的成长之路上，就只有“学习”两个字。小小年纪就戴上高度近视眼镜，身上褪去了孩童的稚气，脸上少见笑容，眼里缺少光亮。很多家长总觉得，孩子玩耍就是浪费时间、耽误功课，恨不得孩子每分每秒都在刷题背书。我活了七十多岁，对读书这件事看得比较透彻：不会玩的孩子，终究也学不好。我认识几个身边的孩子，会读书，也会玩耍，都考上了好大学。

玩耍从来不是学习的“绊脚石”，而是成长的营养品。孩子迎着春风放风筝，锻炼的是体魄；一次次调整绳线，磨炼出

来的是耐心和专注；抬头看云卷云舒，低头看草长花开，走进自然，亲近天地，开阔的是眼界、治愈的是心情。这些不能在书本上找到的体验，恰恰能培养出孩子的灵性和阳光心态。如果孩子常年埋头刷题、高压紧绷，看似天天都在学习，实则身心疲惫、思维僵硬，越学越累。适当给他们留出一点放风筝的时间，让他们放松身心，重新积蓄力量，再坐回书桌前，才能学得踏实、学得高效。少年正是立志读书的好年华，踏实求学、不负青春，是孩子一生的底气。但教育不能拔苗助长，成长也不能急于求成。我们要培养的，不是只会刷题的机器，而是身心健康、眼里有光、心中有梦想的好孩子。童年只有一次，岁月不会重来，别让书山题海占满了孩子的全部童年。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❖ 湖湘三百六十行

说书

唐文林 王艳萍

以前，说书艺人或常驻在茶馆、饭店等场所说书，或走街串巷说书。他们说书时眉飞色舞，时而摇头晃脑，时而嬉笑怒骂，时而如泣如诉，一言一语甚是传神；时而扮男，时而扮女，幽默滑稽，令人拍案叫绝。（唐文林、王艳萍，宝庆烙画传承人）



山花烂漫时节，继《山霞》之后，我的“山柴花”系列长篇乡土小说的第二部《柴颂》出版了，速度比预计的要快一些。

这部书近30万字，拿出来有些沉甸。《柴颂》的创作，离不开那条远去的山街，离不开那条山街上酒坛里倒出的大碗老酒。

由于亲情关系，我常去梅山南界的大竹山深处。就是在这里，相遇了那条山街，那条山街也就是小说《柴颂》中“柴塘街”的原型。山街不长，不过百几十米，一端横向，像根小曲尺，也像一只扔在山脚下的竹根烟斗。山街上有板栗树、桃树、梨树、枣树、枇杷树等，有清亮亮的用竹枳架引来的山泉。街上住着七八户人家，一色的木楼。在鸡鸣狗吠和袅袅炊烟中，山街的日子平淡而又悠长。人们仿佛忘记了时间，常常以“山柴花开了”“蛤蟆子开叫了”“山上有笋子扯了”“刮霜风了”“月光带毛了”“蚂蚁搬家了”之类的语言提醒季节和阴晴变化。

头一次来到这条山街上，感觉竟然是：“这个地方我曾见过。”其实哪里见过？只是这里的每一根竹子、每一棵树、每一只飞鸟，都是那么陌生而又熟悉。山街上最令我难忘的还

❖ 作者发言

致敬那条山街——《柴颂》创作手记

萧克寒

是水酒。山里人工夫重，活计累，也很单调寂寞，所以山街上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都会喝酒。不仅男的会喝酒，一两个泼辣的女人也会喝酒，而且这一两个女人凭着喝酒放倒过喜夸大话的男人。山里人觉得，喝酒能解乏、消愁……

自从在山街酒宴上初尝这里的水酒，我就知道自己与山街的缘分有多么深厚奇妙。这里的水酒以及喝水酒的方式和迎光那地方差不多，只是水酒里更多了几分山竹的清香。山街上，家家都有一个大酒坛，那酒坛往往搁在卧室木床后面的角落里，说他们枕酒而眠也不过分。

山街上每一户人家都邀我去喝过酒，我和他们很快融为一体。喝酒时他们客气地请我坐在大凳上。喝酒有时是对饮，更多的时候是一大桌子共饮。共饮时，往往是几个男人志得意满地坐在八仙桌上，像几大“金刚”，家庭主妇从厨房里柴火灶上不断

端来热腾腾的菜肴。酒喝到痛快时，“金刚”们一个个现出了本相，无话不吐，而这正是我所喜欢的。

这个时候，也许窗外正下着雨，山雨潇潇，鸬鹚声连绵起伏；也许是皓月当空，虫鸣唧唧，别有一番情味。

在山街人家的酒桌上，我虽然出过几回洋相，却通过酒，深入到了山民的心灵深处。我亲耳听到外号叫“豹三爷”的，骂山里的另一个人是“白眼狼”；我亲眼看见那个外号叫“大屁股”的可以喝倒几个男人的女人，端着酒碗要跟平时爱夸大话的毛石匠喝“交杯酒”，吓得毛石匠要钻到桌子底下去。我渐渐熟悉了他们的喜怒哀乐，了解到山街上无数的悲欢离合、苦辣辛酸。在山街人的生老病死里，隐藏着比树叶还多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展示着人性中极其丰富的善善恶丑以及曲折命途，让人唏嘘与震撼。

山街在我的心中已不再是一条普通的山街。它已经

